

逐梦



我与一座城

浮云知古城

李安

我的故乡宿松，地处安徽最西南端，与江西九江的彭泽、湖口隔江相望，又与湖北黄冈的蕲春、黄梅毗邻。同时，宿松又处于大别山南麓，是长江流经安徽的入口处，被称为“八百里皖江首埠”。宿松境内，黄湖、泊湖、大官湖、龙感湖四大湖泊交叉相连，烟波浩渺，水质清澈，宜渔淡水资源极为丰富。辖区内“海门天柱”长江绝岛小孤山、保境安民的“南国小长城”白崖寨等驰名四方。从地理上说，宿松是楚头吴尾，宿松的山区、平原、湖区、丘陵，无不浸润着“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”的吴楚文化风韵，同时又受越地文化影响。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，历代文人墨客如李白、王安石、苏轼等曾游历宿松且留有诗文。在《赠闻丘宿松》一诗中，李白写道：“夫子理宿松，浮云知古城。”在宿松县城南1.5公里处的南台山，至今留有“太白书台”的遗迹。

1984年，我从乡下到县城里的宿松中学读高中，从此开启了在这座古老县城里的一段生活。父亲那时候在县教育局工作，单位有一间平房作为宿舍，所以我没有像其他乡村来的同学那样住集体宿舍，而是和父亲住在一起。每天早晨，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先是步行走过县实验小学浓荫蔽日的梧桐小道，跨过窄窄的青石铺就的南门街，然后穿过老邮局旁曲里拐弯的小胡同，再经过一片弥漫着油条、包子、馄饨、烧卖气味的早餐市场，走过一片不时坐着三五钓友的黎河塘，最后经过一个酒糟味十足的酒庄，大约半小时后，才走进宿松中学的大门。

学习时间之外，我也会在城里闲逛。县城不大，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，有的只是老街、老巷、老屋，如方家弄的黄家大屋，高家弄的高家祠堂，南门街的徐家祠堂，等等。爱好文学的我喜欢这些略带沧桑的地方，古城老街在我眼前呈现的不是破败，而是古朴幽静的诗意。街巷路旁，随处可见香樟树、桂花树，皖南地域丰饶的花花草草，与古城独特的烟火人间，弥合成一种令我迷恋不已的气息。这里有新华书店，还随处可见书报摊，可以买到心仪的文学期刊。这里还有电影院，有黄梅戏剧团，有灯光球场，有热闹的人民路……那时候，我常常想，我以后就要在这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！

1987年的秋天，我离开了故乡宿松去上大学。此后越走越远，最终在遥远的北京定居，忘却了当年要回到县城工作和生活的梦想了。虽然每年都有机会回到宿松看望父母，但只是短暂的逗留。

30多年的时间似乎一晃而过。不经意间，出走宿松的少年已到了中年。2017年，留在县城工作的同学组织了一场高中毕业30年的聚会。同学相见，分外亲切，时光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，老师们更已是“鬓已星星也”。我们在新建成的宿松中学食堂，不约而同地怀念起那踩起来咯吱作响的宿中旧木楼，怀念起那如四合院般的平房教室，大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这几年，我与宿松又有了很多次“亲密接触”。我的老母亲年近九旬，不习惯北京的生活，甚至不习惯县城的生活，大部分时间就住在离县城不算很远的乡下老宅。因为挂念母亲，我每年都会想方设法回几次宿松，在老家住上一段时间。我发现，故乡不知不觉有了“纵使相逢应不识”的巨大变化，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县城的格局和面貌上。上世纪80年代我们眼里宽阔无比的人民路，早已被一幢幢现代化的楼房包围了。县城里新建成了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陌生的陌生大道，道旁高楼鳞次栉比。有的街区旁边，就是美丽的公园。公园背靠山地，里面遍布绿植与鲜花，间杂湿地与沟渠。让人觉得，城市与自然已经完美地融为一体。我想，这哪是我记忆中的故乡啊，变化真是太大了！

故乡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让我高兴。尤其令我高兴的是，高铁宿松东站于去年正式开通运营，这意味着我从北京往返宿松再也不用火车转汽车，省却了很多旅途上的麻烦。巧的是，宿松高铁站离我老家村庄不远，不到3公里。今年暑假，我第一次坐上了连接北京与宿松的高铁。我注意到，宿松高铁站的外观设计很像一个黄梅戏戏台，这个灵感和设计理念大概与宿松人爱唱爱听黄梅戏有关，也许还有文化搭台、经济戏唱、发展宿松的美好寓意。最近又看到来自老家的消息，随着城镇化发展，与我家毗邻的“五里乡”改成“松兹街道”了。这意味着，与我的村庄一河之隔的邻村已经变成城区了，而我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也自然成了城郊了。

返京前的一天清晨，我和一位老同学在池塘边垂钓。当我们坐在小马扎上静候鱼儿上钩的时候，晨光熹微，微风吹拂下的水面呈现一圈圈的涟漪，透出十足的诗意。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司空曙的《江村即事》：“钓罢归来不系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我衷心希望，故乡宿松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发达。同时，又能守护好那些最美好的东西，让一代一代的宿松人始终能够“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。



传出“呦呦”的鸣叫声。声音较小，但听上去有点急切。

“我们过去救一下小麋鹿吧？”我着急地望着王世军。

王世军马上给杨工打了个电话。打完电话后，他说：“以前还发生过母鹿把小麋鹿在农田里，母鹿随着鹿群走了，剩下小鹿被农民发现的事情。”

“那是不是得抱回来人工喂养？”

“不能。只能远远地守着，让小鹿自己挣扎着走出来，或是等到母鹿回来找它。不用着急，杨工一会儿就到。”

王世军说的“杨工”名叫杨涛，是保护区里一位年轻的工程师，北京林业大学毕业，读的是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。他2011年来到麋鹿保护区工作，一晃已有10年多。杨涛的老家在与石首相邻的公安县马河口镇，在保护区工作，算是回到家乡了。

果然，不到10分钟，杨涛就和另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张玉铭一起，带着无人机，骑着摩托赶了过来。

张玉铭是福建漳州人，与杨涛同一年来保护区工作。他本科读的是野生动物保护专业，研究生读的是动物学，研究鸟类，没想到现在主要同麋鹿打交道。

看得出来，两位年轻的工程师对救助小麋鹿非常专业。他们遥控着无人机，看清了芦苇丛里的小麋鹿并没有受伤，缠住它的蹄子的，也不是破渔网，而是植物的藤子，这下大家都放心了。

“有些动物救护常识，我们跟巡护员们讲过，他们都懂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尽量不要人为去干预，而应该让麋鹿依靠自己的野性和求生本能解决问题。”杨涛说。

杨涛还告诉我：“只要不是被渔网、铁丝之类的东西缠住，小麋鹿一般都能自己挣脱的。我们应该做的，就是远远地、耐心地守护着，有时可能要守上一整夜。哑哥和王哥做得对。”

“时间久了，小鹿会不会饿死？”我问杨涛。

“一般不会，母鹿也不会跑太远。我们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发现：往往几个小时后，就会有母鹿跑回来给小鹿喂奶。有一次，一头小鹿落单了，我们守了一夜，第二天天蒙蒙亮时，发现小鹿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。走近现场一看，我们发现了母鹿的蹄印，说明小鹿被妈妈领走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“野生动物嘛，必须锻炼它们的生存本能，尽量不要改变它们的习性。”张玉铭告诉我一件小事：冬日里，下雪天，湿地有时会结上一层薄冰。即便这样，也尽量不要去投喂食物。麋鹿会凭着本能，自己用蹄子刨开薄雪和冰层，找到冬麦、黑麦草和芦苇嫩芽等食物。

杨涛说：“保护区曾有过一次大的投喂经历。那时我和玉铭还没来。那是在2008年冬天，湿地里遭遇了特大冰灾，野外的食料被冻住了，麋鹿用蹄子刨不开。保护区只好从荆州调来大量的胡萝卜等蔬菜和玉米粉、麦麸等谷物，还有少量的盐砖，进行人工投喂。这种情况属于特例，只有极端气候下才会发生。”

我又想到一个问题：“小麋鹿要长到多大，就算成年了？”

“小麋鹿‘自立’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出生下地几个小时就能独立地站起来，一周之内就可以跟着妈妈到处跑动了。雌鹿，一般是2岁性成熟，3岁体成熟；雄鹿要慢一点，比雌鹿延后一年。小雄鹿2岁时就开始长角了。”杨涛说，“目前，保护区内约有300头小麋鹿，一直保持着20%的稳定出生率。”

杨涛和张玉铭说话的时候，哑哥专注地听着。最后，杨涛又跟哑哥交代了一番，意思是让他不用担心小麋鹿，远守着就可以。

哑哥点点头，放心地笑了。王世军把带的干粮和水，留下一些给了哑哥，然后带着我继续往前面去巡视。

五

麋鹿被誉为长江中游地区的“旗舰物种”。石首麋鹿保护区1993年、1994年分两次从北京引进共64头麋鹿，开始麋鹿重返原生地、恢复野生种群的探索。到目前，已繁殖至大约2500头，成为“长江大保护”的一个奇迹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“全球濒危物种保护领域的成功范例”。

温华军自1991年石首麋鹿保护区正式设立之日起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，是保护区内跟麋鹿打交道时间最长的几位“元老”之一，担任保护区主任已有27年。有一次采访，我问他：“雄鹿那么喜欢打斗，那些掉落的鹿角，是互相撞落的吗？”

温主任说：“那倒不是。冬至前后，鹿角一般会自然脱落，那也是我们回收鹿角的时节。”

“原来鹿角也是回收来的。”

“是的。鹿角有药用价值，还能加工成工艺品。为了避免保护区的鹿角流向社会和市场，每年冬至前后，保护区都会全员出动，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区寻找和回收鹿角，集中储存。到时希望你再来一次，让小杨和王世军他们带你体验一下，怎样寻找和回收鹿角。”

于是，我跟温主任约定，冬至前后，一定再来一次保护区。

呦呦鹿鸣，在《诗经》里“听”过，在《楚辞》里“听”过，在唐诗里“听”过，在宋词里“听”过。如今，这来自大自然的野性呼唤，又回响在长江故道水草丰茂的沙洲上，回响在洞庭湖周边和江汉平原的青山绿水间。

图①为林间麋鹿遥相望。
图②为雄鹿鹿角上植物缠绕。
以上图片均由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

制图：蔡华伟



①

水草丰茂
呦呦鹿鸣

徐鲁



②

速降低，泥沙不断淤积，在天鹅洲形成一大片广阔的苇草沼泽湿地。这类湿地的土壤质地，叫“轻壤”或“沙壤土”，有机质含量高，营养丰富，再加上这一带水汽充足，雨量丰沛，非常适宜芦苇、狗牙根、苜蓿、牛鞭草和各类莎草科植物生长。而这些植物，往往也是食草类动物天然的食粮。

我问王世军：“湿地里的草木植物，大概有多少种？”

“估计有上千种。还有一种野大豆，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。有了水，有了草，鹿子一年四季的口粮就不愁了。”

“林间、草地、沼泽，都是麋鹿的主要栖息地，高高的芦苇丛和树林子，还为麋鹿提供了挡风、避暑、隐蔽和睡眠的场所。对于麋鹿来说，这里真是一片乐园呢！”

“说得太对了，鹿子们生活在这里，无忧无虑，打打闹闹，想游水就游水，想撒欢就撒欢，每天还有这么多人守护着，给它们做记录，真是舒畅得很、幸福得很哩。”看得出，王世军心里满满都是麋鹿的生活。

我想到一个问题：“这片湿地里还有别的野生动物吗？麋鹿在这里有没有天敌？”

“天敌绝对没有。狗獾、兔子、刺猬一类小野物，我平常倒是见到过。听别的巡护员说，还看见过一只小野猪。有小野猪，就有大野猪咯。不过，野猪也不是鹿子的天敌，鹿子在这里可以‘称王称霸’，快乐得很哩！”

三

沿着湿地的围网和护栏，王世军用摩托车载着我，巡视了大约两个钟头。他每天巡护的重点，是检查有没有围网和护栏出现破损和漏洞，一旦发现就要及时修补，既为防止麋鹿外逃，更重要的是检查有没有麋鹿被围网和护栏卡住，或是受到什么伤害。

麋鹿生性好斗，也好斗。我问王世军：“围网和护栏，都是麋鹿自己撞破的？”

“也有人为的，十个手指头不会一般齐。

附近的村民大都遵纪守法，晓得保护区是怎么回事；也有少数人改不了老习惯。”

“什么老习惯？”

“就是见到水就手痒，总想搞一两网子，捞点鱼虾什么的。所以，巡护员还有一项任务，就是要巡查有没有人钻进保护区下网子。”

说到这里，王世军停下摩托，说：“我们去看看那片水面。都是泥巴路，滑得很，当心点。”说着，他从近旁的树林里取出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篙。不用说，这是他事先放在这里的。

“哪里放着竹篙，我自己清楚，挑网子用的。当巡护员，眼力得好使，一眼能看到哪里会有网子。发现了网子就得马上挑出来，收拢到一起烧掉。要是网子缠到鹿角上，那可不得了，甩都甩不掉的。”

雄鹿的角确实挺大，看上去，好像脑袋上长着两棵带树杈的小树。麋鹿在林间和苇丛里奔跑、打斗，在江水和池沼里游水、嬉闹，不时会把一些花枝、苇秸、水葫芦以及当地称为“鸡藤子”的植物，缠绕到头顶的“树杈”上。鸡藤子是江汉一带水乡常见的水生藤蔓植物，不少人把

绵绵秋雨下了一整夜。

要是在往常，雨水早就平了池塘，没准还会漫过江岸。但是今年，干旱时间太长了，湿地里不少湖塘、池沼已经干涸，长江故道的水位更是一退再退，大片江滩显露出来，龟裂出一道道深深的地缝。一夜秋雨，正好润泽这干旱已久的大地。

天还没亮，巡护员王世军就来敲门，递给我一双高筒雨靴和一套雨衣，笑着说：“你不是想体验巡护员的工作吗？跟我走吧，好久没下雨了，鹿子们不定又闹成什么样呢。”

这一带的农民习惯把麋鹿称作“鹿子”。

“会不会有麋鹿趁机逃跑？”听王世军这么一说，我顿时有点小兴奋，一边赶紧穿上雨靴，一边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那倒不会，雨水还远远没下到漫过围网的深度，鹿子想跑也跑不出去。”

王世军当巡护员有六年多了，颇有经验。他告诉我，麋鹿们水性好，能排着队横渡长江。有年夏天，长江故道一段发大水，湿地里汪洋一片，大水漫过了自然保护区的围网。麋鹿兴奋得上蹿下跳，有的还结伴游过长江，跑出保护区，跑进了江对岸洞庭湖周边的芦苇林和山野间。

“难怪有年夏天，媒体报道，说是洞庭湖周边惊现麋鹿踪迹，原来是事出有因。”

王世军笑着说：“洞庭湖那边看见的鹿子，大多是从石首这边游水过去的。从石首这边跑出去的鹿子，好认得很，块头大，毛色亮，野性十足。”

“昨天我听介绍，最初迁到这里的麋鹿只有64头，现在发展到2500头了，光是保护区内，就有1500多头。”

“对。跑到保护区外面的鹿子，属于‘自然扩散’。其实，保护区的最终目标，就是让鹿子能成群地回归野外。”

“不赖呀，世军，连‘自然扩散’这样的名词都晓得啦！”我故意调侃道。

一说到保护区里的麋鹿，王世军就滔滔不绝。见我调侃他，王世军笑道：“跟着好人学好人，跟着鸡雀子学飞禽嘛。”

说话间，他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兜子挂在一辆摩托车的把手上。

“里面装的什么？”

“我俩过早、过午的干粮和水。”

“巡护员平时都在野外吃早饭和午饭？”

“天气好的时候也回来吃。今天会有雨，路不好走，来回都得一身泥水。我怕你会饿，带上好垫垫肚子。”

王世军原是附近上大垸村的村民，保护区成立后，成了一名巡护员。像他这样以前靠种田、打鱼为生，后来被选进保护区当巡护员的，这一带有六个人，可谓百里挑一。六个人各有分工，王世军负责巡护30公里长的围网围栏。

“当巡护员收入高，还是当农民、渔民时收入高？”

“实话实说，还是当渔民时，东搞一点，西搞一点，收入高一些。不过，附近好几个垸子，不是人人都能穿上这身衣服。”王世军拍了拍落在黑色制服胸前闪闪发亮的“XH005”编号号牌，憨厚的笑容里透着自豪。“XH”是“巡护”二字的首字母，“005”是他的工号。

昨天我跟王世军讲，让他带我在保护区里走上一圈，体验一下当巡护员的感受。没想到，今天一大早就心想事成。

“巡护员一般都是天不亮就得进入保护区。摩托车、巡护日记本、望远镜，再加上用来拍照的手机，一样都不能少。”王世军把巡护员的日常装备，一一给我准备好了。

“还有这雨靴、雨衣和斗笠，应该也算吧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这些不算。以往我下田割稻，下湖放网，也是这身打扮。”

二

麋鹿，俗称“四不像”，因为它们长着鹿角、马脸、牛蹄、驴尾。又因生性喜欢水草和湿地，所以也叫“涪鹿”或“泥鹿”。涪，是水边、岸畔的意思；泥，指的就是湿地。

说石首这片湿地是麋鹿的故乡，一点没错。早在距今200万至300万年的长江中游、江汉平原地区，就有麋鹿的踪迹了。如今，石首麋鹿保护区的全名叫“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”，位于湖北省石首市长江北岸荆江河段的天鹅洲长江故道区内。保护区内的湿地面积真是够大，东边起自沙口村的大堤，西边抵达柴码头村，南边的屏障是长江，北达长江故道水面。

长江故道，当地老百姓习惯称作“天鹅洲故道”。以前，长江流经石首这一段时，绕了一个大大的马蹄形弯子，当地人形容为“九曲回肠”。船行至此，不仅要多航行几十里的水路，而且一到夏天涨水时，这里就会“水漫金山”，大马蹄形弯子就会变成一片汪洋，造成水灾。后来人们进行了好几次较大的“裁弯取直”改造，长江在这一段有了新的直线航道，这个“九曲回肠”的大弯道就变成了“长江故道”。故道环绕的这片沙洲，有个美丽的名字，叫“天鹅洲”。

从地理构造上讲，这片大沙洲是典型的由江流冲积物沉积而成的平原。一年一度的江水泛滥季，受到八百里洞庭湖的顶托，江水流